

暑假是處理雜事的好時光，所以我看過牙醫之後又去看眼醫。其實這些都是預防性的例行檢查，並不是自己真的有什麼健康問題。我的心態是，既然學校有很好的醫療保險，當然應該充分利用，身體好是心情好的有效保障。

這裡說的「眼醫」是英文裡的 optometrist，給人驗光，檢查眼睛衛生，配眼鏡的醫生，而不是動眼科手術的 ophthalmologist。我去的這一家「詹森 (Janzen)」驗光配鏡診所，是小鎮本地人開的，我的主治大夫就姓詹森。這個姓在本地也算是歷史悠久，有頭有臉，鎖上他家經營空調櫃檯等制冷設備的大公司也是他們家的產業。據我過去對詹森醫生的觀察，做個驗光配鏡師好像是個挺悠閒的工作。他一周只來這裡上四天班，辦公室裡懸掛的到處都是他到非洲和其他地方旅遊的照片和紀念品。不知是否是我的誤解，詹森 (Janzen) 驗光配鏡診所臨街，兩開門面，一邊是診所，另一邊是出售各式近視遠視眼鏡和遮陽鏡的櫃台。今天約的時間是上午十點半。在接待處交代一聲以後，我坐在接待室等。角落裡靠窗的一張小桌子上，擺了些積木，圖畫書和長毛絨小貓之類的玩具，顯然是為孩子們準備的。片刻之後，又有一位接待員來招呼我，帶我走進櫃檯後面的診所。我定睛一看，這不是我校友文系某教授的太太嗎？沒想到她現在在這種地方工作。這個鎮小，主要就是無名無姓，都會碰到熟人。不過，她一边走，一邊跟我開玩笑的時候，我還是挺高興的。走進檢查室，又換了一位女士來招呼我。她詢問我最近眼睛方面的經歷：譬如，服用什麼藥，滴什麼眼藥水，有無不適感等等。又問隱形眼鏡每天戴多少。然後，她取了我的遮陽鏡目鏡說要去檢查一下遮陽性能是否過關，並讓我等候詹森大夫。又過了十分鐘，她檢查完了，告訴我說遮陽鏡沒問題。詹森大夫也走進門，道謝說讓我久等了，這才開始正式的眼睛檢查。首先是口頭詢問，了解眼睛的感受，是否換用新的隱形眼鏡等等。接下來是戴著隱形眼鏡分別測左右眼視力。然後詹森用小手電筒照著檢查眼底角膜的衛生狀況。檢查視野寬度，眼球移動是否正常，兩眼是否齊平。最後才是取下隱形眼鏡，重新驗光。詹森大夫還檢查了我帶去的兩副眼鏡，說左鏡片度數偏低，其他都沒問題。我問起激光糾正手術的情況，他也一耐心地解釋。檢查結束，英文系同事的太太又進來帶我去測眼壓。她讓我把前額抵在儀器的上端，儀器分別向左右兩眼噴兩口氣就搞定了。因為我不需要配眼鏡，付了十元診費就出門了。臨走，眼醫還贈送一小瓶隱形眼鏡清洗液，而且建議每次進門用指腹輕輕擦擦鏡片。外頭陽光正好，我一看表，花不到一小時，還來得及回辦公室做點事。

# 我在美國看眼醫

馮進



# 諸子百家的「百家姓」

古傲狂生

在中國歷史上，曾經有一個時期群星閃耀，百家爭鳴，在思想的天空留下了最璀璨的軌跡。這就是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。諸子百家的「百家姓」又如何呢？

我們先來看下最為顯赫的儒家。儒家主要有三位代表人物，分別是孔子、孟子和荀子。如果我們望文生義，以為這三位聖賢的姓是孔、孟和荀的話，是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。諸子百家的「百家姓」又如何呢？

就大錯特錯了。準確地說，這是他們的氏，而非姓。姓氏一貫並稱，今人常搞混，但氏別有別稱。三代前，姓氏分而為二，男子稱氏，女子稱姓。氏以別貴賤，姓以別婚姻。三代後姓氏開始合一，氏成爲姓的分支。孔子姓，孔氏，因其六世祖孔父嘉而得氏，所以孔子的姓氏是「孔氏」，正好掉了個兒。荀子姓，孟氏，出自魯國「三桓」之孟孫氏。而荀子則是姬姓，孟氏，周代有姬姓諸侯魯國，乃文王第十七子之後，其後代以國名爲氏，後來去掉右邊偏旁，加上草字頭，就出現了荀姓。有趣的是，歷史上荀子還被稱爲孫卿或孫子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原來，漢宣帝名劉詢，漢代人爲避諱，又因荀、孫古音相通，所以給荀子改姓孫了。



梧竹秀石圖 (國畫) 倪瓚

# 倪瓚的詩書畫

朱育友

倪瓚書法評價不一。董其昌推崇他：「古淡天真，米癡之後一人而已」。按米癡指北宋書法家米芾，項穆卻指責他「下筆之際苦澀寒酸，縱加以老彭之年終無佳境」，何以褒貶懸殊？這或與評論者之偏愛偏惡有關；但也另有原因。倪瓚有《答張藻仲書》云：「今日在盧氏客樓，大風烈日，筆硯枯燥如熬盤盪帶，復濟以僕之惡書，所謂鈍人騎驢，徒令旁觀者咄咄費力耳。能書畫者非神虛凝靜風日清美則不爲之。顧愷之登樓去梯，家人罕見；歐陽通履履筆毫，象犀爲管乃始書，同一幅軸，豈今人造次魯莽所爲耶？」由此可見，倪瓚寫字，必須風日清美，神虛凝靜，筆硯精良，然後才能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，或者會因爲環境、心情、文具不佳而偶有敗筆，貽人口實而被惡評也屬可能。乾隆《三希堂法帖》有倪瓚《與默庵詩帖》，全文二百餘字，端莊矜重，應是用心得意之作，筆勢勁勁，雖然未必是米芾之後獨一無二，但也未見苦澀寒酸，可見「譽者或過其實，損者或失甚真」。文徵明評其「奕奕有晉宋風氣」，似較中肯。



倪瓚字元鎮號雲林，無錫人。生於元朝大德五年（一三〇一），其人品格高尚，傲骨風稜，出身殷富而主動放棄家業，青囊竹笠，嘯傲湖山，以漁釣自娛。及元朝覆滅，朱元璋建立明朝，強制徵用江南文人，倪瓚也不求聞達，而「黃冠野服，混跡編氓」，到明洪武七年（一三七四）病死閩巷。《明史》爲之立傳，稱其「工詩善書畫」。

# 個人主義與團隊精神

林中洋

前天晚上幼兒園家長會，主題是學前班的「教學」方案。晚飯後去幼兒園的路上，我還在想，和中國的小孩子比起來，德國的小孩子比較舒服了，可以一直無拘無束地玩到上學。就是這最後一年的學前班也是以玩爲主，附加一點常識與字母什麼的，學不學會都沒有什麼關係，而中國的小孩子上學前少說也認好幾百個字了。

這種爭強好勝當然有它的歷史和社會原因，但是無論怎樣，這一品質使得人與人之間沒有團結合作的概念。在競爭的氛圍之中，幫助對手就等於削弱了自己的力量，這樣的事只有傻子才幹。

# 刪除《背影》太牽強

江德斌

近日，北外副教授丁啓陣在博客中發文《我贊成把朱自清〈背影〉從語文課本中刪去》，引發內地網友激烈爭論。丁啓陣力挺了民意測驗中，中學生不喜歡《背影》的主要理由——文中的父親違反交通規則。《背影》中的父親跳下月台橫穿鐵道去買橘子，成爲感人的事跡，就是不理性與實用主義的一個表現。

# 雁蕩「三絕」

曹乾石

前不久，遊覽了聞名遐邇的風景名勝雁蕩山。對於我這個初遊者來說，一下子被雁蕩山多姿多彩的風光吸引住了。



大龍湫、靈岩和靈峰堪稱雁蕩「三絕」。尤其是大龍湫瀑布，乃是大自然的另一種創造。看了會更加令人意迷神癡。那天雨很大，在雨簾的籠罩下大龍湫分外青翠、迷人。導遊小姐沿途指點景致，講些「靈貓搏鼠」、「觀音駕雲」之類的神話。「下雨天瀑布好看極了！」導遊小姐告訴我們：「瀑布高一百九十米，全國第一。清人江清書詩說：欲寫龍湫難下筆，不遊雁蕩是虛生。這一遊，你們可算不虛生了。」

# 把想像發揮到極致

余剛

在這種，所有好的東西到最後都是回歸平淡，我只能說，這讓我們讀到的是像史詩的句子，或者說，這就是史詩。有意思的是，艾呂雅有不少詩集，其實印得並不多。像他一九一七年出版的《責任與不安》，印數爲二百零五冊，像一九三七年出版的《動物及其人，及其他》，印了十九冊。而最多的，也就二、三千冊。但他在抵抗時期所寫的戰鬥詩篇《詩與真》（一九四二年），當時傳遍了整個法國。看來，詩歌很早就是小衆的產物，它在幾個特殊時刻起作用。

此後，艾呂雅反覆地歌詠「宛如一個伶仃的女子」，彷彿不斷地進行變奏、迴旋。在這當中他不斷地回到自身：「有一天我是否能得到答案，回答一切又回答不了任何人」。

語文教育的重點，乃是通過閱讀各種風格的文章，讓學生掌握使用文字，提高欣賞能力。至於道德理念、文明常識的塑造，卻不是語文的強項，則屬於品德教育課。雖說文以載道，但大多是潛移默化的效果，而不是板著臉說教就能實現。要求語文承擔太多功能，卻也過於強求。